

金栗齋先生文集

金栗齋先生文集卷之七目錄

傳

明故孝豐縣貳尹道仙汪公傳

嘉定縣學司訓汪生傳

吳節婦汪氏傳

百灘汪翁傳

雪屋卧人傳

姪松溪君傳

汪氏姐傳

務生姪傳

女嬌英傳

渠濱汪氏節孝傳

黃村黃節婦汪氏傳

石田汪節婦金氏傳

吳節婦程氏傳

亨十九嫂汪氏傳

東泉金處士傳

東圃公傳

原缺

金粟齋先生文集卷之七

明故孝豐縣貳尹道仙汪公傳

公諱燦字文明胄出唐開國公鐵佛後世居休寧石田弱冠補博士弟子年三十以訾入南監四十五丞太康丁外艱服闋移孝豐二年居林下又三十年以疾卒年八十九爲人短小而精眸子大容拳聲吐洪亮少有志屹屹自負欲出諸人上高談遠視旁若無人膽氣麓豪不畏彊禦在太康僅八閱月始至卽持大中消短上其狀不報獨清戎道曰此必能官也職

卑少挫懼不支卽登車言院下其事中涓歛手求解  
逆賊黃堂起徐豫間放兵四劫逼我西鄙令欲閉西  
門自固公曰城外之民皆吾赤子奈何棄之乃身先  
士卒扼其來路亟徙西民於內地會賊以五騎入境  
公追斬二騎賊遽時統戎督大軍進屯太康倉卒饒  
秣不繼軍又額外索橫至以刃加令頸公延頸就刃  
曰爾輩悞矣殺令糧無從出殺丞令懼而有糧且爾  
輩非朝廷臣子乎縣甚荒常餉不給縣任之過索不  
可得也亂乃稍定孝豐故反側地公闕服入京自述

太康之績上言人才無方不當以例論事下部議部  
以公非所宜言抑以當孝豐時孝豐已就安輯公隨  
分盡職無所事事最後督北運運人不戒失米公至  
京貸足之還不言令令怪不與追償公卒鬻產償在  
官兩任凡四年俸資外一無所私惟去太康時康民  
感公禦賊德期各落婦珥往稅以資其行公歸凡得  
若干珥貿爲樓五間宅南畝居之樓上已堪設几張  
卧榻矣樓下猶存數孤楹焉可慨也生平不事家人  
生理不營家政不握筭不挽衡石日用食服不稽所

自泉貨不問有無有則畀之主者不計其出入無則忍貧以濟食飲污惡衣垢巾敝晏如也暇日兀坐一空樓究心堪輿家學或疏或手錄自朝至暮恒廢膏沐人有登樓訪者必至公几側履聲徹乃覺少倦散步上下溪山間察其去止情跡或有得欣然信步追之或至暮夜不知返某所可塋某所可殯指以示後人曰此不世膏腴也汝輩當坐享不盡第其見原未有指授不盡愜輿情然其一念向往金石可貫使得所依歸其所就豈在曾楊諸人下哉性尤好飲有召

必赴赴必盡懽日暮酒闌主人送客留髡公益號詼  
喧座或與二三年少射藏呼盧以相酬勸不醉無歸  
初號道軒邑大夫三泉林公見之曰心中無物仙也  
易之曰道仙云長子培以貢爲南

衛經歷孫元

學縣學生

瑤曰瑤公姊子也受公愛自膝下知公事最  
詳公之未仕也鄉人謂公狂予不知所謂狂  
及公官二邑邇公之治政來者皆異迹非人  
所不敢爲則人所不能爲予然後喟然歎曰

公眞狂者也不然何其過於自任如此也夫  
狂者之當無事也言必過其當有事也行必  
過過言狂也過行亦狂也鄉人以公行不掩  
言爲狂予以言不能追行爲公之狂予嘗觀  
公所上疏稿言在太康事皆有徵故傳之如  
是

嘉定縣學司訓汪生傳

汪生名尚嗣字思卿號雲陽休寧渠口人渠口據齊  
雲山之陽故生號雲陽予從姊甥也姊之孕生也婿

都嵩君夢黃冠抱送一小兒曰此君子也名天嗣善食之已而生生從兄弟尚字行易尚嗣幼穎慧在小學肄字對句誦授書日灑灑有長益因寄以士學弱冠從婺吳一源先生游旣游楊芳溪門旣又游予門下二年一源芳溪博雅名流故生於天文地理律曆莊列左馬諸家言罔不通曉惟予不肖不能少有裨獨於名教行檢間時惓惓有言年二十七游邑庠明年五山馮督學按考高等應試不第又明年以後翠崖黃公方堂趙公楚侗耿公以藻舉咸高考而趙與

代巡莫又以孝行受上賞方趙之既考也生以內艱未應試比服闋猶以趙牒補廩食亦一奇遇也歲丁丑

詔行選貢法生遂以選入貢復應順天試終不第乃就選明年司訓嘉定嘉定與徽同直隸屬得司訓新例也蒞任甫四月告病歸抵家五日卒時萬曆辛巳四月十七日也噫有志而不能大就得官而不得久居生豈瞑目哉生豈瞑目哉生之學以敦倫序辨義利爲先授受諸生惟脩古道生平重厚寡言笑動止

出入一循規矩與人謙抑常踰則有大故反覆多慮  
若有怯者而義之所在毅然以往無顧忌嘗患虛羸  
疾獨處一室靜養三年乃得復仲兄尚厚亦感是疾  
生日視湯劑如子事父兄亦能靜養今無恙家庭言  
色謳謳怡怡祭祀必時必虔嘗倡族人復祀田以爲  
祭資居二親喪三年不入內舍二親塋兆塘山山去  
家餘十里而塋在其幽生兄弟有他慮塋塚之石四  
際各琢枘鑿膠之以爲固塋之日雨霧霾四塞術不  
能辨所向生兄弟急跪籲天祈哀須臾雨歇四山豁

然在目中比向定又雨如初予嘗過兆塘覽其處驚  
曰予卜先親墓過境內名墓多矣迄未見有兆塘者  
豈徒其山水奇特而前後左右聳伏蔽虧各適其方  
真有若番禺手捧而植之者此必世德之家乃能遇  
既問之生兄弟所自擇噫若生者雖不得行其志於  
天下然求之一身一家一宗德義歸焉孝敬叢焉福  
履綏焉何者非其所得生之先出唐越國公後越國  
有大功於徽故其子孫散處各鄉者皆盛生家自始  
遷至今凡十五世世有潛德仕業祖諱福澤以輸粟

父諱樟卽都嵩君以齒德各授冠服子二次舜龍舉士業餘並見于狀

瀛麓野史曰汪生與予家以甥故往來數不獨在門下予識生甚真生一嘖一笑皆本其至情實德無矯飾故人之與生居者如飲醇醪不覺自醉誠之所感如是予嘗識生父祖兩世皆篤行君子近境所未有語曰孟圓則水圓言以形相禪也又曰株甘實亦甘言以氣相禪也噫生之行有自哉生之行有自哉

吳節婦汪氏傳

汪氏予妻弟藍湖吳君欽婦石田汪邦女予姊甥也予姊慧而能女似之予愛焉因媒爲欽婦年十八歸欽生一女不育欽業士而質孱氣不勝志以疾卒婦時年二十三予往哭欽因慰婦婦悲慟無他語惟曰夫死舅姑老如後事何予亦悲泣不能應念亦無以應徐曰汝安汝命後事有寄矣婦嗟曰寄在妾身豈其能長予退思婦言未明而意已至遂勸舅納妾舅卽納二妾後三年妾果生一子舅時年七十三名子

曰七三婦卽以撫孤爲已任愛踰已出又三年次妾再生子名七六而姑金氏卒舅取群鑰及楚二授婦命之曰爾今其總吾家二妾有不順卽以楚扶之母庸言婦再拜受鑰懸其楚未二週而舅又卒矣於是婦日理家政外勤撫二孤以食以教以聘以娶七三娶而失復聘娶娶生再生七六亦娶而生生又皆男子俗子呼母曰寶寶者愛辭也七三幼呼婦曰寶寶今猶然七六呼亦然婦至今名七三七六二室姑視婦婦媳視二室有所事必請命婦婦不命之行不敢

行有入必歸婦有遺於人必曰婦遺之布粟之出納  
業產之廢置工役之作息傭奴之進止燕集匪頒之  
行否非出婦之手必出婦之口歲時舉卮爲壽婦坐  
上二孤二室侍於傍諸幼繞前怡然一堂之上孰謂  
婦之非母非姑雖婦亦自忘其非母姑二孤二室亦  
不自知其爲叔姒也如是者先後三十年于茲矣以  
今思昔時事迥異昔也一舅一姑一媳舅姑在堂寡  
媳在室形影相吊觸目傷悲今則孤非孤矣屹然山  
排可耕可讀可商可以幹蠱可以禦侮諸幼又皆芝

迸蘭苗斬然頭角入其庭非啼聲之呱然則舞手之  
卷然則語笑之喁喁習誦之琅琅也攘攘嘻嘻復若  
別出一庭戶而婦亦既忘其寡矣豈惟婦計老舅姑  
在九原亦既愉怡懌樂而釋憾矣若是者伊誰之力  
婦之力也微婦焉知老舅姑復有生卽有生枯楊之  
稊耳亦誰爲之發陽春噓嚕暖暵以滋其生以引其  
生生如今日也卽有祖父之遺誰爲之撿括歛積無  
剝蝕也然則婦豈獨能保其身實能保老舅姑之生  
於無窮去年婦患痰疾劇邀予見聲息呻吟甚予呼

曰汝今有以死矣母憾婦睜目視予曰舅邪我向死  
不憾而今又憾念予夫姑正出冢子已成人禮不可  
無嗣今幸育有此數子請主嗣之予扣所向曰七三  
長子予曰法不得婦默念良久曰不得姑爲之約待  
諸子成以次立之時七三七六及小姑丈汪里次姑  
甥汪鎬夫從弟吳鈞吳銘吳鈴咸在予如婦言爲約  
俾各署之以爲信婦曰舅執之是在舅必無使吾夫  
婦爲餒鬼也越三日卒時萬曆元年九月十日也得  
年五十有九遠近聞者母問識不識莫不含悲忍淚

有吾將安仰之嘆七三等治喪悉以禮不以世俗妖  
巫薦度之說穢婦喪事塋卜宅後五龍山之麓遷其  
兄柩合焉負離面坎念無以酬婦之恩又無力乞  
旌以彰婦之節先爲之祠以寄其思祠在塋所之下  
前臨大道扁曰吳節婦汪氏祠堂奉婦夫婦神主扁  
曰貞育貞言節育言德也塋在次年冬十二月朔  
瀛麓野史曰予傳汪節婦而有起予者也古  
人言節婦有一難謂從容就義難也乃今見  
汪節婦事又有難焉彼其當一脉失續之後

家方不造汪氏以芳年在寡無一襁孩可倚  
乃能忍死以俟舅之生拮据徬徨撫成二孤  
以存其後以及其夫之後又能以其餘力保  
有遺業俾其家世世賴之此其志豈獨在節  
直欲噓吳氏既燼之灰於再然以無負其初  
雖其卒之得所志若有天焉而一念之真誠  
激烈真有以貫天日而幹旋之矣若婦者謂  
能成天下事難非邪其諸從容就義祇餘事

百灘汪翁傳

翁名慶字

百灘號也休寧雙溪人少有至性家

貧入小學僅九閱月餘時事樵采給二親爨爇晚伴  
諸兄顧齋封君宿宿則質以小學所聞故雖不日就  
小學而所得於小學與諸幼等年弱冠從商祖遺僅  
有小坑植木分無他恃因伐木爲資爲木商初販江  
浙未利轉雲間因與弟石橋啗曰我雖未得木之利  
然已知木可爲但兄弟皆徒手非得一饒區有木歲  
可續恐非速化之術聞衢嚴諸處山尤深而土人刁  
悍商不敢入其鄉其勢木估必下下不探虎穴不

得虎子吾與汝當深入視時事以進或不負此生石  
橋曰然翁遂倒其家篋笥所有并稱貸以益徑入衢  
嚴道自是歲有水下浙而生理遂如春花欣欣向榮  
不二十年擁資鉅萬所置產屋視祖遺百倍富比封  
君翁儀狀瑰偉善言論達事體衆商推公爲商綱凡  
商之聚而大有專官治者必推一人爲首以領衆務  
謂之綱猶網之綱也東南之水聚於浙工部歲遣樵  
官一員駐南關翁之爲綱也洗心奉公而不敢一毫  
自便由是歷來諸南關皆以翁爲著龜至必先問公

事體將有行必先召翁議可否有疑翁問有告言翁平浙諸曹有非額之擾翁辨豁時藩臬二司以皇木坐商而臬司性嚴刻素無敢與言衆商袖手幾一月翁曰事莫大於理勢雖重難壓無罪之人遂倡諸商堂辨之詞嚴義正音吐琅琅二司動容遂改坐由是衆商益重翁而浙中一時名勝如余

某職庚陽

王某官龍田徐某官

皆與翁爲忘勢交先是翁

年二十三猶未聘一日同族老某飲老賞其儀狀因命爲新聲侑觴又賞其音念曰豈有此子而長貧乎

遂媒以甥同里吳氏女女母奉父命而婿執之固老  
曰汝勿錯此子必不貧至是其言果驗翁爲人厚重  
而穎慧雖未學而行誼默與儒合母死嘗買妾侍父  
當父意後妾嫁父寢內所有恣妾取不爲計長兄某  
四弟某皆夭而無子遇二忌翁戒諸子曰汝所有堂  
構二父嘗同我肩步之勞祭事不虔絜必有鬼責三  
弟卽石橋與翁共承家石橋有爲埒于翁翁有議必  
推石橋有美食必分石橋夜坐召諸子姓談家務時  
事示勸戒必先呼石橋故翁家子弟自石橋下皆彬

彬雅飭無驕貴態石橋卒於客子二幼翁撫如已子  
嘗有怨族徙于外妻死父子無所歸歸翁翁謀其日  
給又謀其家室比父子客死又謀棺殮歸其柩塋焉  
說者謂翁此舉不惜費固難忘怨尤難晚年家居深  
慕陳大丘爲人日與顧齋封君爲伍有求正必以直  
譬之有爭訟居間不息則究其終之失得以殺其機  
牙而不虞其恠故自翁之家居也而鄉鄰之爭者十  
九不煩官嘗築室於其溪之湄榜曰百灘精舍以訓  
諸子語諸子曰浙人謂自浙泝徼其灘以百數有一

灘一丈徽州天上之謠予爲此生理經此百灘者不知其若干數矣資財軀命咸寄水面豈但言勞而此生之驚虞何可云喻每下一灘雖順流而舟行如箭又恐其失勢不能倉卒救上一灘雖無失勢之危而水逆且悍挽夫率抵首於地舟人率以肩承棹挽與棹力齊而後舟始行少有不協進不能尺寸而退已尋丈外矣噫可畏也予之成此微業也艱難甚矣故揭是榜以示爾諸子爾輩能念爾父創業之難庶有世享若徒昌被不檢而忘其所自或猶謂昔之人無

聞知我死不瞑目矣翁以某年某月日卒子北國子  
生孫某國子生孫曾輩大半易世業從士北兄圻與  
予三男諸生應南爲兒女姻又予家去翁家僅十里  
而遙故聞翁迹爲詳

瀛麓野史曰予讀百灘傳而知其行有五難  
徒手而起家鉅萬一不日在小學而能記姓  
名與達者通書問二未講道與義而行事多  
與道義合三沉浸薄俗中而能厚族誼忘怨  
四處有餘而能始終以貧賤要約子弟不令

放五貨殖傳載富不過七千萬當今七千金  
使翁生太史公前應是傳中人但傳言富不  
言仁義而翁之行往往出入仁義富何嘗不  
仁義而仁義何嘗妨富觀百灘傳而悟太史  
公是傳有遺論矣或曰太史犯腐刑貧不能  
贖恠當時富家無有知仁義者故特爲是傳  
不及仁義以微諄之或然

雪屋卧人傳

雪屋卧人者休寧藍湖里人也吳氏名三得卧病十

餘年自言雪日卧最穩遂號雪屋卧人予妻弟也父  
曰珏龍山翁以財貲雄一時先有嫡金氏生子欽娶  
汪氏三年而欽夭翁乃納妾某氏舉卧人曰三得者  
年七十三得也某氏舉卧人第名六得七十六得也  
卧人生一週而嫡母喪四週而父喪撫育教聘娶皆  
汪氏拮据爲之卧人生而俊又眉目如繡肌脂膩在  
小學日誦若干言又能聽誦群兒讀若干言年十四  
學於予予試以艱辭耿旨卧人受言如響引以制義  
蹊隧卧人不但步步趨趨而逸足所運縱橫曲折隨

其所如無有不達真若天馬之行不可繫以常調予  
時以虛聲撼儕輩從予門者甚衆求其天資之敏未  
有如卧人者故未一二年而卧人已如老宿翩然有  
凌駕八荒之想初試於郡守某公期而後守考以非  
帷裳二句卧人援筆若宿構守覽驚卽以是考第一  
人處之是後益激昂上進惜其生稟素怯軟不能任  
早作夜惟之苦旣娶疲疾作始猶能步履近郊間閑  
覽一二時旣則止門前又旣止庭內率則床幃不能  
出日夕卧猶不免噉嚙呻呼手面垢汚如癩黑不洗

四時褻首領以氈如襪不解禁家人入內勿喧言闔外及四際往來毋得頓足高噉外人有不得已求較質就卧人榻附耳語卧人析其是非當行不當行如指諸掌初棄制義游心古作今其作雖未槩見而貞育堂記雪屋卧人傳諸篇已流行親知間綽有古人風致暇日又究心關閩濂洛之學日讀近思錄及我朝薛王諸家言予每過輒以疑質而其論多失之過間有人玄者此蓋其天資之高無平日講究之功自不覺其流至此也至論其立心制事一如古人無一

毫厘俗態智慮雖圓轉而一見得是毅然行之而無疑雖以予之尊且信而欲轉移之不可事汪氏如母汪卒哭毀盡哀服以三年爲汪立祠名貞育以表養節二義汪初欲嗣其子已成券矣汪終卧人堅議朋弟子繼嫂分每歲入除祠祭及分餉二繼子外余悉貯祠以待汪嘗媒其子以姪女死之日出其所有簪珥一篋畀卧人曰以私此女卧人率以均其弟卧人與弟材性異同而卧人視弟真若手足不忍一言傷嘗以不能塋二親爲嫌設有塋田若干畝以備塋資

設有祀田以備祀金氏母家無後金氏歲有標祀卧  
人設有金氏標祀田以垂永久又以義倡族人立宗  
祠而祠址及材凡于卧人者卧人慨出以倡今其祠  
已成然則卧人雖在卧病中而義之所在未嘗以病  
病卧人雖若不能爲而所大可爲未嘗不爲彙而有  
斷義而能和兄弟妻子未嘗見其有疾言忿色噫予  
不識漢黃憲何如人見者皆心醉而歛衽以退若不  
可及者必其天資之粹而語言動靜若性成者計其  
品必卧人之流然而憲也卒得載史冊至今昭人耳

目以有郭表諸賢汲引之也卧人今死矣誰能爲卧  
人一表彰者卧人之不得如憲則予輩不能無責也  
噫悲哉世之有位者旣不能獎拔士類執史筆者又  
不能闡彰幽隱賢人君子抱幽香而不出懷袖者爲  
不少矣爲不少矣

姪松溪君傳

君諱潭字汝清松溪其別號也於予爲三從姪父諱  
詔穎慧而實母吳實而懦君性狀生而類母木強少  
警穎入小學誦授習倣如常兒年十七受賈出白下

父營一小邸嘗之榷會販債如老賈父曰孺子可教也卽以所主邸委之父素號善賈君在邸步趨父跡無不及歲計所獲或饒於父父卒同邸人有懦君者君疑焉遂遷賈於六十餘年又遷南譙賈雖屢易而資歲益長年若干偶潰膀胱劇君因委而歸家人以君疾爲祟要於道巫禳之君曰焉有此疾而祟者乎竟不禳而瘍亦卒以不害君事父孝無親兄弟而多從兄弟君無不愛且敬君嘗宿父喪夜夢父有教言怪之旦而按所夢尋之有徵越數夕再夢又數夕復

夢如是者數四皆啓君所未識者從弟儒官宿以博雅好古聲一時嘗節有昏喪祭塋儀爲一家式君有事一遵宿所節行毋悖違君少以行檢自策在邸日嘗有鄰婦來以色授君凝然若無見他日又來授以言君斥之婦且去且顧君曰人言六官癡六官眞是癡六官君小字也邸之人至今嘖嘖頌君德君爲人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步履若不能奔趨追躡目近人三四尺方能辨每見人恂恂趨前揖無尊卑少長如一生平未嘗有一言欺人人亦鑒君誠未嘗忍

出一言欺君亦未嘗與人鬩卽有鬩君君亦自克讓  
君不理外事家庭事無害於義者一順諸弟行苟有  
害君必自反唇蓋君性雖順而止於義情雖和而不  
流材雖懦而能自振拔其可槩見者如此今年八月  
忽得痰疾不能離床第予往視之君強移步庭中見  
予慰安之君無他語惟曰歿無憾但此生不得視葬  
吾親歿不瞑目耳言訖泣下予曰汝此言天啓汝秉  
也人生不能餞親歸土誠是欠事但汝三子皆可託  
汝不葬三子必克葬時君有老姊自其家來視聞予

至山見語及第訣言勵甚予不忍聞卽別去後三日  
君卒

瀛麓野史曰世人數人物往往以敏銳有爲  
者爲絕才至於純朴不能爲便不指屈孔子  
云剛毅木訥近仁而張之慾由之佞皆在所  
鄙矣夫以四者爲近仁則凡所鄙矣者皆去  
仁遠矣君爲人惻怛而不華雖無孔門諸子  
之學而究其歸當在近仁之列世無孔子篤  
行君子闇然無聞於後世者爲不少矣

汪氏姐傳

汪氏姊予姊也諱掌珠少穎慧傍識事體若素習先君最鍾愛嘗曰使是女男也吾後事有倚矣年二十適石田汪君邦邦母楊性僻而寡識下之人鮮有適其意者獨適姐父翁最質戇多爲人所不容邦性猶類父姊語之曰君焉得復如君父君父恃有二弟爲調護君何恃君復然當有唾君面者矣邦由是悟每有事謙遜而後行行弗達或從姊議姊雖不涉外事而外事嘗得與聞二弟皆同祖弟長都事君賓

次奉祀君亨時二君並主一時鄉議獨事之有關姊者必遜姊姊或曰事當如是如是二君乃退而執行釋怨息爭尤其所能妯娌有不平訴姊姊諭之必解家庭內外事無巨細咸有矩矱終身布衣蔬食晏如也故自姊之適邦也生理日以植資產視舊增或倍女一蓮桂適予妻弟藍湖吳欽撫舅二晚生子以老今年五十三蓋奇節也說者咸謂姊獎諭之功男三尚賢業士無子尚德商二子皆先姊率尚文承兄商而大之撫二室婺孤以維其家以無忘先志尚德有

女適予孫維垣執婦道惟謹亦籍姊之教後姊數月  
卒使姊在當必傷生矣姊以隆慶丁卯 月 日  
寐語而逝得年七十有六

傳曰予讀古史傳往往稱有女中丈夫余未  
之信今以姊觀之非其人耶姊生長閨中女  
紅或出姆訓時務事體及以節義風喻其子  
女此學士大夫或所未喻誰與傳之而誰與  
習之謂非天質有能耶雖然麻中之蓬孰覺  
其直姊質雖信美而先君銓仁衡義言動皆

道膝下之日當必有聞矣當必有聞矣

務生姪傳

務生姪與予同出大使公後於予爲六服姪大使公三子季諱覺汲縣知縣知縣又六子三文昌文昌生第第生思祿思祿生瑞瑞艱子晚娶妾汪氏生務生始生么麼甚乳名曰鼈囷狀其少弱也人謂其不育旣長而有室長不能五尺羸削僂眇若弱女然有姊適當坑朱氏縊死務生省縊歸蠱於縊祟往往投暗室中求縊若不自省者人又謂其神魂不王雖育而

不壽年三十甫親家政初惟循飾家人生理無外作  
然已卓有立不爲群少所搖鼓旣而事體練遂毅然  
以承家爲已任凡分所得爲與義所當舉者以次力  
行之大者孚號小者肩仔罔不底績該戶繫赤籍例  
不析丁稅之盛甲於一鄉往時郡縣有徵發往往後  
時取禍戾不則重貽里役累務生旣蒞事率以身先  
爲倡戶人亦素信務生一倡則具集自是上無官逋  
下無私誣皆務生之力族人嘗囑醵金爲鼻祖祠囑  
之初予張小飲爲約而首囑居金之家衆論方出入

而務生獨主予且曰某叔信人也此金非屬某叔予  
不受約凡釀數以貧富爲差每釀及上者如差鄙者  
多損差而務生每釀輒溢差此一事不惟見其舍已  
而尤見其知義初承父賈尚未達旣遷賈於松乃達  
而大貲產室宇之益視舊十倍不啻爲人沉靜精審  
無周張側媚脂韋之態有言必信有諾必踐與少者  
言有規戒而無譴浪與長者言謙卑遜抑獻其誠遇  
長者於途揖畢宛然左避俟長者過而後行人不識  
其非儒生也終身布衣糲食泊然自如年七十四以

疾率子四槃橐柰李槃娶陳氏繼某氏橐柰李皆汪氏女二端第婿汪濠得第婿汪淮孫男十時高時忠皆娶汪氏時政洪氏時鳴時受時安時震時齊時耀時昭孫女八連第婿汪大立轉第喜第順第節第四第愛第意第曾孫男二五孫丑兒曾孫女二淑女五第語云人貌榮名無旣始謂務生不育不壽豈知後日之行事章章如是又豈知其生育之繁殖如是安得旣之以貌天道無親嘗與善人務生之克享於天者多故其得天者亦多彼以貌限人及以貌自限者

皆不知有勝天之道不知有勝天之道者自棄於天者也

### 女嬌英傳

嬌英予少女也生而柔淑穎慧不煩姆訓而德言容功咸協乎則年二十二適里予諸生汪鉉鉉有志而質怯不耐誦習苦以訾入監三年畢業歸而怯已成疾矣不半歲而卒英時年三十生一男名震方六歲一女三歲英傷鉉以勤學致歿悲哀甚不食人曰爾誤矣鉉死有震在爾能長震以生生鉉雖死猶不歿

英悟遂起食視事如常時姑已先逝惟有舅在舅亦一時瑰傑善操奇贏擁高貴爲一鄉冠英事舅盡孝養待庶姑如姑撫庶叔如弟御祭祀奉賓客事上使下罔不盡道家事雖叢脞雜操而英御之豁如也蓋其以柔淑之質施之一家其無不協也固宜惜其命與讐謀旣承家而災害疊至凡厄于火者二一由家人之不慎一由盜之縱撓於盜之劫者三一盜未入門覺挾便門以免一盜已入門不能逃緣私房內梯登閣以免一聞盜卽登閣賊縱火幸震時先逃屋上

急索英所在播去瓦與棧呼英提其手升屋比升而火已延及其足使此劫非震英已成閣上灰矣凡物害之大而無情者莫如火與劫幸則傷財不幸則傷已故人之情一聞火舉而盜發真如震雷之轟於顛白刃之臨于頸其死其生奄在目前卽以烈夫當之且不能不褫魂破膽龜手而無措而況於一柔怯寡妻卽一值之且或不幸而喪已而況於再值且三英之不死真烈焰之餘燼鋸牙之殘齧耳嗚呼傷哉嗚呼傷哉爾何辜於天而俾爾至此極也爾何辜於天

而俾爾至此極也古稱天祐善人英善人非耶英家  
自舅以上非世世積善家耶始也奪其夫已使英失  
所天矣如之何而厄之火如之何而又殘之劫是果  
天之道不可測耶是果天道與人情異耶是果天之  
道反常耶而胡爲使英至此也英此時雖幸而不死  
而其後不數年得一疾食少而益肥不可以風少風  
則痰咳不已終日伏枕擁被卧床第上少間而起坐  
猶蒙其向與戶說者謂其疾爲痰湧根于始之不食  
而成於驚不食則損脾而不能化氣驚則神傷而不

能爲氣主或然然則英雖不歿猶歿也嗚呼英乎嗚呼英乎汝生不辰逢天亶怒豈惟苦於爾身亦戚爾父母多矣幸爾子震早克家去年縣推爲清丈都正震不惟奉縣法實能通法以情以惠鄉人以補縣法之所未及爲一鄉便英之不死其在震乎英之不死其在震乎震痛其母之寡而苦作堂於其居之右黜望之題曰貞白以奉其母并其父之主使後之子子孫孫知母之節之苦母漫視此堂而引長之此不惟不忘此母亦爾之自求多祐也

渠濱汪氏節孝傳

海陽諸生汪泉達妻金氏閨章予族弟天二女有家訓年二十適泉達泉達少負奇氣居常以節義倡金氏而金氏尤以節義自倡年二十八泉達卒止二女無子卒之先一日泉達數數屬後事金氏疑其不信比就木舉卮酒爲訣卽以酒酹柩旁誓曰閨章所不念君家復別此門者有如酒於是撫訓二女養舅姑視昔不替益隆今年五十有一爲節婦女長名新凰父喪時七歲卽知痛其父母哭新凰輒哭人謂新凰

初失所愛然耳旣而其後常然比長情益切見母哭  
強溫顏以慰退就寢室悲號嗚咽若不自勝如是者  
無間月日室人百計寬譬之不得卒以成瘍疾若疣  
癰然日轉劇醫云厥病在心是神怒氣乖血不流注  
壅肌膚間生此疾卽軒岐復生不治卒年二十新鳳  
爲人婉婉柔順早有知年雖未笄而與人接事咸當  
人心歿之日疏戚尊少莫不悲哀諸叔尚嗣亦諸生  
作哀孝女詞所言新鳳事皆有徵爲孝女

瀛麓野史曰節孝人之大閑也人謂其性然

又或謂習使然予皆不謂然金氏之行若出其習然觀其既娶之後雍容家庭俯仰育事間無負泉達至今二十餘年不變則其卮酒自誓之詞豈一時激烈所發不可謂非性然新鳳之孝若出天性然所感發於賢母者必多萬一母非其母日浸月涅蕙蘭漸於滌中豈能保其初性予忖金氏幸不遭曹令女之撓使其處曹令女當優爲之新鳳可方曹之娥然而二曹之名赫然至今爲曹氏增輝而

金氏與新凰一母一女連珠疊璧非曹氏異代比乃今名不越戶庭卽有觀風者其將何所據以爲信而使天下後世知汪氏之有二曹不可以無傳

黃村黃節婦汪氏傳

節婦溪口汪忍齋公長女諱聰秀年若干適黃村冠縣知縣黃雞山先生冢子欄節婦性柔而毅綽有庭教旣歸欄承上馭下恂恂有則冠縣以爲能屬以家政姑性寬而畧節婦佐以嚴明由是家人畏節婦而

樂姑之慈惠也內外秩秩無間言黃氏世積著正陽  
爲鉅商旣而正陽業荒家事漸頽節婦深以爲憂脫  
簪珥資欄生業欄每自商歸節婦輒正色喻欄曰家  
事任長君冢嗣也君父又冠儒脫有不給伊誰之咎  
君當乘時徵逐以裕生計豈懷私宴安時邪欄亦克  
自樹立每至家不敢久稽滯嘉靖  
月  
日自  
家抵正陽道經某處遇强劫格鬪不支死計聞節婦  
痛欲仆曰夫之死我驅之也我何可獨存時欄尚有  
女人指喻之曰此汝夫遺體也汝卽死于汝愜矣如

女何節婦始念曰然哉此女死是我夫再死也是又  
我驅之也我不可再驅我夫死地矣於是歛淚忍痛  
爲苟生計冠縣素介潔在冠無一錢之遺且卒于冠  
欄弟桴襲欄業正陽廉得賊傾資以覆之賊皆殲于  
獄比賊殲而家事益頽節婦日茹苦被疏以自存而  
歲時蘋藻脩絜益虔女長適予長男國子生應秋生  
一子維垣而女又歿節婦終日怏怏若無籍倚者遂  
賁志以歿時年六十有二在寡凡三十三年計其初  
寡之年甫三十

今制凡女人三十以前守寡至五十不變者例有  
旌典族之長嘗謀爲節婦乞

旌典不果乃摘桴之季子繼興承欄後節婦弟銅鼓  
教授皆致仕歸深痛其姊之苦節無聞也請予傳其  
事將立石於墓以代旌予與節婦爲兒女姻家知節  
婦甚備不敢以無文辭墓在金雞山祖墓側與欄同  
穴

瀛麓野史曰予讀黃節婦傳而嘆女人之不  
幸未有甚於節婦者也凡女人少年失夫已

失終身之託而愁困萬狀矣然猶幸而有子  
卽無子有女卽無子無女而生資贍足有以  
度此未歿之年以俟其歿而今乃若此凡女  
人在寡無子無女無生資此塊然一未死之  
魄而無望於世矣然猶幸而有旌典庶有以  
彰其節以慰此不美之魂於地下而今又若  
此生而與嚴霜挺勁特歿而同衰蓬以朽腐  
吾豈獨爲節婦恨而尤不能不爲世道恨也  
雖然蘭蕙之馨植之名苑不加遷之幽壑不

息煎之滫瀡不減其天定也節婦之所得於  
天者定矣區區之榮枯苦樂豈足以增損節  
婦之天

石田汪節婦金氏傳

節婦予再從兄玳女侍御士輝公玄孫也侍御兄弟  
五人獨與予曾祖居故予與節婦同門知節婦甚真  
節婦側出側賢故節婦生而柔慧不煩姆訓而容儀  
幽貞若素習然寡言寡笑步不揚裙立不墮袖朝夕  
隨側母治麻縷葛越縫紉刺文繡年十八適石田汪

大顯大顯節婦適母弟行也明年生子文質大顯故  
有志而生稟素怯不能副節婦隱以爲戚又四年大  
顯果膺疾卒大顯家三世一脉及是惟一老妾母在  
餘無等輩一人匍匐節婦痛悼不勝欲就一決以爲  
快室人交喻之不得良久節婦忽悟曰唉予乃大錯  
乃大錯此孤三世存亡所關非凡孤予死能令此母  
生此孤乎予幸未卽決卽決有餘辜矣于是忍痛挹  
淚視事如常日惟以處分此孤爲念先託以已不宜  
子寄孤側母令側母視之歲時有事始祿歸一見餘

人罕得見其面節婦常時接人以禮至是輒過禮爲  
悅卽有非意之加覲顏受之不敢較有借貸者不必  
其償間有故以產售圖厚得者節婦竊售已產售之  
人或謂節婦不必然節婦曰毛也吾欲衛其皮又復  
惜其毛豈萬全之道然家有坐視日索節婦終身布  
褐糲食暇日猶日脩女事不廢厥後孤日長入小學  
入大學習舉業未就聘且娶娶又生孫再生三生孫  
又聘娶目前生事如春花簇簇舒采映輝前後而節  
婦始以病卒於正寢卒之日質痛其母之苦抱母哀

不勝節婦慰之曰汝以如綫之根寄茲磽瘠誰能知  
汝之必有生也今汝已生榦生枝生葉亭亭可蔭矣  
吾可以死矣吾可以見汝父汝祖汝曾三世地下無  
愧矣吾死甘矣言訖而瞑年六十一寡時年二十三  
據寡率歲月應有旌俟採

聞

瀛麓野史曰予嘗觀藍湖吳節婦傳而謂其  
有二難從容就義難成天下事難人以爲名  
言今觀汪節婦事而其難與吳節婦埒彼其

從容以就義者固無容論至觀其處孤之際  
既遠託以隱孤之迹又多方以聚人之情此  
其心要有所疑故如是其委曲周全而不忍  
使其孤一經於萬有一危之途以貽悔其用  
心良苦哉雖其卒之成事天也而此婦靈承  
之力斷不可誣吳氏撫翁之二孤其情難汪  
氏撫已孤而所際非其鄰其勢難二婦易地  
則皆然

吳節婦程氏傳

程氏諱鳳楊村程處士某女及笄適栢墩吳栢里爲妻栢里早從父東溪游商楊豫間比長轉貸子錢于正陽綽有幹蠱之材年二十客歿湖陰程時二十九東溪夫婦垂白在堂子一生纔八十日在室老幼相吊形隻影孤茫無所措程脫簪珥覓捍役往遷其柩歸塋霓坑山麓家無餘蓄而正陽之貸又隨死以散仰俯事育惟恃一寡妻而他無所資知程者深爲程憂母家亦憐程少年子幼家貧遣婢邀之歸寧以探其志程曰吳氏世積善天若祚善此子必立家貧

尤易處人服綺艷我繪素人餌甘肥我藜羹來日雖  
長持此以度當可濟惟二老龍鍾難以遠期實繁我  
憂然此乃天親不容一日解者我焉敢有他慮捐二  
老以遺我夫死後之憾我必不然人曰汝志則是矣  
觀汝家時事難以終汝志程曰志在已時與勢能摧  
我之志豈能奪我志我自今亦惟隨時艱難俯仰以  
度此日以長我之孤守我之二老之死矢靡他因摘  
所坐蓐草示人曰此草可夭則我志可他明日晨起  
抱孤回日勤紡紉以續衣食或至夜分暇則躬把鋤

畚藝園蔬不廢服䟽茹淡曠然自存孤能言口授孝  
經勸學詩七歲入小學程初命孤名曰熬言值此否  
際匪熬弗克字從火至是更熬爲熬二十婚踰年生  
一孫程又命之曰鐵言非已心如鐵焉得見此孫鐵  
後易名成器熬既婚從事郡邑京凡三考官帶歸而  
程猶無恙程嘗語熬曰居官與居家一道汝發跡卑  
猶我貧汝他日能以清苦自持如我今日則卑而光  
矣尹母有言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熬後入  
官二任九載皆有清譽奉程教也成器後亦尉會稽

廉能舉爲禦倭使所在有功升布政司經歷紹興府判頌言盈庭旌賚無筭奪情起復屹然爲東南保障一時在上位者咸仰吳禦倭爲安危立功處民競建有祠祠五此雖程所未見而亦程之蔭年七十三終於正寢鄉士夫倡爲慈節卷以彰程德而鰲死時猶以不能爲母請

旌爲憾噫澗壑之松豈爲無日而不秀程之節剩有松德矣自當愈久而愈高愈赫人仰瞻豈以旌不旌爲微顯哉

瀛麓野史曰予生晚不及識程氏亦未識鰲成器尉會稽在予貳會稽後予嘗遇會稽人稱成器禦倭往往有奇畫或擒或剿或陷倭歟地使不能爲計皆倭所不測故其兵所向倭人輒相戒急竄不敢近又言其最後誘倭首來歟一功尤奇爵位威名出郭汾陽下遠甚而其壯氣雄膽與單騎見虜並稱成器又有子大江以諸生憤言鄰邑嫁害事得罪當輅流口外蒙宥亦常情所難成器有勇有謀

大汪直勇直與節異情而同德要皆程氏一  
氣所毓不然則其家教端有所尚吾於是益  
信程氏之節爲勁節以其嗣人徵之

亨十九嫂汪氏傳

嫂予再從亨十九兄繼室也兄初娶資村汪氏未有  
生而病卒嫂亦汪姓石田汪添麒次女年二十歸兄  
兄治商承從伯坦然翁業在皖城先是坦翁以貲雄  
皖城而兄稍知文墨薄商事好延納皖城諸交識在  
旅室雖以販賣爲名而少暇即奔趨少年場樗蒲蹴

踴奕博歌管酒樓留連竟日至忘其所有事而坦翁  
遺貲日以衰耗嫂至知其然大以爲戚日夕喻兄曰  
我家田入不足給口食所恃者皖城業聞舅氏在皖  
城歲有贏羨輸於家以構創田廬貽君輩君今承其  
業不惟失其贏而日費猶不給此何以故請君繹之  
毋蹈前轍以貽家人憂貲幣有不敷妾當落簪珥以  
副兄大悟於是深自懲創一意治商事調度轉徙盡  
法坦翁雖不能卒復坦翁之舊而生理因而渟渟足  
追坦翁盛時無讓嫂之力也兄年近四十未有子而

嫂年三十嫂諭兄曰諺言四十有子爲晚繼嗣大事未可徒恃妾請君別爲廣嗣計兄因納妾劉氏居皖城明年嫂生子應奎又六年劉亦生子應良應良甫六歲而劉卒嫂請扶應良歸躬撫育吮哺若已出嫂生有慧質諳事體狀貌碩而頤內若爽愷而外則遲慢動履雍容行步于于徐徐人所甚忙處而嫂若無事接人無問識不識無周張態與人言柔聲緩頰隨問而對人不能窺其際事至其前剖分若流各中肯綮人謂爲女中丈夫或曰丈夫弗如也族有姪輩狂

常自多其能見嫂輒懾服嘗詬其妻曰汝終日嘸嘸  
汝自度能如某嬭不蓋指嫂也素勤嗇惜物及秋毫  
一錢稊米寸縉不輕以分人御家人若過於刻而薪  
蔬之需日以常給自奉短褐蔬蕮而甘旨之具蒸嘗  
之薦必豐必潔必親必躬兄晚年左頰患瘡瘍毒延  
胸膛家食四五年而一切醫藥之資饋食醬醢之費  
咸出嫂拮据使坦翁後無嫂幾不能成厥終矣嫂生  
弘治癸丑八月十二卒萬曆甲申十月十九年九十  
二子二卽應奎應良女一適上資汪景周孫二

維嶧曾孫四廷奇廷章廷宰廷敬嫂寡居三十餘年  
無病奎善事嫂嫂安之萬曆壬午奎忽以暴病卒嫂  
因心作痛遂伏枕不能起至是卒

見承皖城業

瀛麓野史曰予讀汪氏傳而悟古人註疏亦  
有未當處詩言婦人之德無非無儀疏曰儀  
善也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夫有非  
非婦人是已而善者天所生降衷之恒秉彝  
之懿男子與婦人均也安得謂婦人不當有

善使婦人果不當有善則汪氏之爲非邪旣以持其身又以持其家保其先業而人無非之者何以謂有善非婦人曰婦人無外事或用之不善而有事聞外則不若無之爲愈故云然曰男子亦有不善用如歷代奸臣賊子皆爲善所使何以不曰有善非男子曰男子有四方之志家國天下事皆其所事男子豈容以無善若以其有不善而謂男子不當有善是因噎而廢食也奚其可或曰儀容儀也

婦人多好爲容儀非婦人之盛德此疏良然

東泉金處士傳

四民異職而同道士職道職功業農職耕工職藝商  
職利其始之授職也惟各就其資之所近而其旣也  
要有裨于民生職而無裨于民生雖士之品未免出  
農工商下微之俗重商而賤農工有志者生其間不  
爲士則爲商商而能盡商之職安得以其品而少之  
予族姪孫東泉處士商也年十五失父卽幹蠶用譽  
二十受室汪氏頗有裝送時家正坐窘兼之火孽三

作處士與汪拮据緝理不給輒落簪珥以繼不爲私藏撫二弟昏聘以時事寡母盡孝雖持家甚約而昕夕甘旨寒溫之奉充如也初販槎於浙不利旣而典於松典卽古所謂質也無則出其家之所有衣飾器什之類倍置於典以爲質以貸子錢有則如其貸償之息不踰三分此不失利而彼無厚損商之利於人者莫大於典而處士又以典之道行其間出入增損迄有定則不爲奸欺雖五尺之童適市而取與之數不爽也故松人德處士甚殷而處士之典至今不替

益盛所蓄之資視昔十倍皆處士力也人有言曰廉賈賈直奸賈賈貪奸賈三之廉賈五之予於處士驗之矣爲人慈祥審慎事無巨細不重思不行出入錢帛必公以明毫忽不苟楮穎尤勤雖事之無關大節者閱處士籍若遷史也家庭上下從容以和犯而不校此處士平生之大槩也予歸田謾輯家譜處士爲予鳩金爲繡梓計朝夕聚首十餘年知處士詳故爲處士叙其畧以附于譜以見予之惓惓惜未及見予譜成而卒處士名烈字世光東泉別號也享年七十

有七汪氏質穎慧不徒相處士起家刺繡妙絕一時  
子伯承承處士業能文

東圃公傳

公諱濱字清之東圃號也幼失怙母張氏閑之密日  
令從家長老游卽長老有行令公尾其後公亦善承  
母意每事先就長老讐問故公雖少孤而一切世故  
了如也及長事母如事嚴父母卒喪塋一軌以禮不  
敢越少嘗混衆人爲積著計旣而嘆曰人生貴適志  
耳區區多畜租何爲於是遂棄商家居優游閑適以

度此日日用食服僅取充足不求豐備有餘則以飾  
玩具購異物焉不則以施貧者之棺斃圯路造瑤溪  
渡舟焉嘗構小軒數楹於東畝爲自老計旁闢一圃  
奇花異卉雜植其間有蓮半池蓮忽放一蒂三萼者  
若干本於是傳以爲瑞遠近造觀者日不乏人賦咏  
盈卷帙題曰東圃瑞蓮公因以東圃自號日徜徉其  
間或抱甕以澆或帶雨以鋤或漁於溪或獵於林或  
羅於山取鳥之善鳴者樊畜之列於簷端或從其鳴  
或導之鳴聆其唵弄觀其神逸意適神會則抵掌爲

節感口和綿蠻數聲以續其韻以自舒其情漆園之  
籟蘇門之嘯調不同而情同也黃冠野服竹杖芒鞋  
飄然有遺世意雅好青囊暇日惟緇閱青囊家書耽  
玩之或至夜分不廢客有以青囊來者必爲之接留  
雖連日不厭或遂解衣衣之人以青囊請輒假閑應  
之亦連日不厭父母以下宅兆皆自裁嘗著有青囊  
心得四卷以遺子孫曰此汝等衣食之源後世有能  
擁素封步青瑣者慎無忘此冊其崇信如此中年以  
降三罹火孽其後也力不能構架移家東園公於是

又改築於汪源母墓側去家五里而近池館亭榭彷彿東園而其境更幽閒時公已垂老矣猶日以一童自隨朝往而暮還或朝往而暮不還遂止宿焉以終其身年八十八卒子男五仲三德業儒與予游今爲蜀府典儀

瀛麓野史曰世人咸謂公等爲散人謂無用於世也信乎蓋予聞之天之生人也豈其使之徒僕僕焉日勞哉亦欲其日用飲食以全此天而已即使衣食不足而徒爲於陵之餓

洛陽之凍以待斃固不可謂天然衣食足矣而猶爲過求不已荒乎公年幾上壽乃卒其必有得於天者謂其無用而不知爲大用也吾猶憶公之未全爲散人也

族婦程氏傳

詩言婦人之德曰無非無儀夫儀善也有善非婦人也世遂以是槩婦人之德而以帖帖無爲者當之而不究詩之所謂善乃其鼓聰役智干外事以爲能若後世郭槐通德之流也遂使世之賢婦喪氣於天下

予甚悲之予族婦程氏族姪儒之妻諸生子雲母也  
系出葛川程氏年二十一適儒儒家世業池陽始盛  
旣微矣比程氏至又微矣而儒猶俛首向池陽甚安  
程氏見其然曰是安足以起吾家因贊儒曰必易之  
儒意猶未決程氏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  
乃可鼓也解而更張正在今日且妾有父在雲間雲  
間古貿販之區盍就依吾父爲之於是悉出其奩佐  
儒使行儒乃易業於雲間生理遂日以盛率以成家  
以有今日者程氏之力也程氏性勤敏知事體家庭

內外事無巨細咸其取裁雖儒有所事亦必諏於程氏而後行內治嚴而有則中饋蘋蘩必躬必親圃園之賦臧獲之課以時督其勤怠樹藝子雲幼有性程氏則啓儒誨以士業早暮含丸之資程氏任之不以累儒晨作夜息茹淡服疏一切世味泊如也噫若程氏者所謂女中丈夫非耶嘉靖乙丑二月十六日以疾卒年六十六時居寄西偏而故居僅草葺數椽始疾命子雲曰盍遷諸子雲遂迫未忍及革瞑目左右視屋不置子雲撫之曰其如初命乎程氏三領之返

故居着寢而沒此亦見程氏所見之大

張氏婦傳

張氏婦予族姪湛妻姪孫邑庠生又靈母也張出杭溪爲著姓婦二十二歸湛湛時方坐窘婦傾奩佐湛使商湛亦克自樹卒以起家湛母汪氏予室表姑也最賢淑於諸婦中少許可獨可婦每與予室言及婦必曰是婦是誠吾婦也婦人之德內不擾而外不干自是婦入吾門門無間言門外事婦若耳不聞亦若不諳也吾以是賢婦湛性餘警敏而少蘊涵婦委曲

事湛且時有良言婦嘗舉二子三女且及昏嫁矣湛  
又納妾余氏生三子婦視余若其姒然視三子若已  
出然雖小星鴈鳩之賢奚讓焉故婦之卒也湛追憶  
其素爲文若干言頌婦且若有愧負婦者又靈爲人  
質直近長者說者謂感婦之氣多在庠膠駸駸有科  
第望然其始也屢進屢屈餘十年湛之教固不倦而  
又靈則持二心婦朝夕慰勉歲時膳給不替益勤又  
靈始得委意於學以有今日非婦其中輟久矣故又  
靈每以不得小就慰婦生前爲憾言及輒擗踊追悼

不已嗟乎婦之賢徵諸其姑妻之順徵諸其夫母之  
慈徵諸其子餘小節固不足論予與湛家同閨而異  
肩接婦之時少偶一接焉則見其意氣閑閑若旁無  
人言呐呐若不出諸口步履祁祁若無所事事予嘗  
識其爲佳婦奚俟姑與夫與子之徵然旣徵於姑與  
夫子則予之識益信且又以信其徵於姑與夫子者  
之非溺也乃爲之作傳

族姪孫陝西苑馬寺監正金君傳

君名子兆字吉甫休寧洲陽人以所居在洲陽之南

號南陽父文禮年四十無子納姬某氏舉君并君弟  
巖貴君四歲失父伯文啓憐而撫長之察其資不類  
凡兒寄以舉業年二十六補邑庠諸生又二年奉例  
入南監前後七舉不第乃就選補填南黑鹽井提舉  
司副提舉鹽課貨所出居是官者人以貨目之而官  
亦以貨自目君始至卽視司篆誅征惟正常供不行  
課外有贏君曰民之膏血也當佈爲地方利於是立  
書院以作士置義倉以備水旱設義塚以收遺骸不  
給至以俸餘足成之無靳人皆謂君爲好名而楚雄

郡守張公獨知君謂君之居官如是以是課業爲砥礪而貨非所累其所寄遠矣考之上上以示崇敬時守道任公方議開新鹽井以廣課而衆論謂鹽脉止有此數新井開舊井出必殺君持議不受命而任公舍之未發三年報政升今官君到官又却供奉若干金時軍與民正訟牧地太僕侯君首以委君君曰此慢界之敝也於是按籍以稽數履畝以研界屬民者歸民屬官者歸官不數日上其事侯公知君可大任方倚君爲重而任公之螫至矣君卽日裹被襪就道

時君有母在家居數年日執菽水承歡膝下母死哀毀踰禮兄弟相與終日怡怡畧無相猶與人和而不流直而不訐遇有爭辨平心以判不以親疎有所同異故鄉曲閭里間不惟愛君而皆敬君謂君有陳大丘之風君嘗與予予弟四川理問璜姪孫蜀府典儀三德爲四老會歲定人一舉君慷慨風流能飲又好客每一至滿座風生或輪君舉會君必別有所撰以燦此席慙慙欵曲之意不必投轄而自固噫若君者吾不識其何如人官居以盡職家居以盡倫君之後

豈徒洲陽無其人卽求之一族一邑一郡而謂有如君者吾未之見也吾未之見也

埜浦王翁傳

翁諱珮字廷璽滁之全椒人生有至性五歲孤長於母謝氏謝誨翁甚勤初舉士人業不就又不屑市里積著事乃游心星相堪輿醫卜律例諸家嘗曰諸家雖小道然實聖道中一脉而其至也非深聖道者不能故古之達人高士往往寄跡雜學中豈徒玩物實以玩道性沉毅儻爽遇事鋒裁無世俗旨常姍姍之

態事母與兄盡懽母喪哀毀骨立兄寶嘗病疽劇翁  
晝夜憂惶禱於神請分其痛振人之急如已之急邑  
有王某者與翁僅識面負官困若干數不能償聞翁  
好施與泣訴翁翁代償穀四百斛有唐某者鄰知也  
夫婦俱誣死于獄翁撫育其乳子有范某者亦同邑  
偶以哈血暈伏邑廐中翁見之惻然命役人負至其  
塾范疾革見二青衣杖擊之曰誰敢污我室范號苦  
良久乃醒謂人曰急携我去室中鬼神不容我遂歿  
於道邑舊有三元祠廢翁捐貲倡復之居人柳子貴

嘗受委脩學不竟歿翁捐訾卒其業居常以善鄰爲  
第一義有爭訟者翁輒以曲直禍福直之以杜其釁  
有負翁者翁恕以情嘗有以售過田誑君買者翁久  
廉其詐人謂翁必究之翁曰是屬非情急何以至此  
特命人持券還之君子於是謂公能以財善鄰以義  
忘財嘗夜歸迷道俄有人篝火導之比抵家犬吠火  
倏滅乃鬼物也人咸謂翁德所感教子作霖以義方  
霖夜讀翁伴坐閑觀書見古清脩循良忠孝之迹必  
舉以示霖曰兒他日得志當如是如是霖以嘉靖乙

卯領鄉薦時椒已解荒七科矣鄉人擁簇喧騰以爲  
奇逢爲邑里增光而翁居之若固有然其性度如此  
早歲好治蔬號埜浦居前有綠野堂蔬罷徒倚堂中  
長歌短詠日致方士談黃白飛昇術得方輒制藥或  
釀酒以助長生髮有白而黑者胸次灑灑若有先知  
嘗自嘆曰神仙可學惜吾覺之晚耳年七十六榮被  
高年有德冠服踰二年卒先世自宋迄元家金陵六  
世有諱寧祐者以豪俠從戎從

高皇帝南征累有戰功受指揮使第寧祚扈

成祖駕入燕以功受指揮寧祐子二長肇永隨居燕次肇亨留金陵祖居肇亨生寬寬生政政子二次鵬始居椒翁鵬次子也

瀛麓野史曰人生斯世不必其居於位也但有功德及人則爲善予雖未覩翁然聞翁處王某唐某范某等事鑿鑿有徵椒之人至今誦之不置此足見翁所存所說鬼神事固不足盡信要翁行事有感鬼神之理雖然頌翁者不必徵鬼神翁子作霖厚有時望行當作

王家霖以彰翁德其爲鬼神也不亦大且明哉不亦大且明哉

吳本會生傳

吳生予門下汪生賓守敬門生也守敬之在予門也父視予每有疑義輒徑造予家仍連談博無厭也生後亦以守敬事予者事予予愛焉守敬後不幸而生又遭變尤不堪予憫焉生今死矣而其子仁徵以其狀來請予傳予不忍忘舊義猶命之曰吳生云生名大江本會字也休寧栢墩人紹興團練通判吳翁

器冢嗣也寡會稽在予貳會稽後值倭寇大擾領鄉  
兵捍禦有大功予作節婦傳已備述之茲

可畧矣生在小學時寫倣誦授書無異群兒獨其志  
向與群兒異年十二卽不讀所傳法律書愿徙館叔  
祖欽儀門下欽儀時爲縣諸生有聲導以舉業蹊徑  
生步步趨趨若有成跡者筆路暢達文思橫生欽儀  
稱之曰此吾家麟趾鳳毛也不數年周柱史按考選  
補縣弟子員籍籍有文名歲己卯會有亂法之疏行  
兩院生執義有言主者遂坐以逆

制謫塞外延慶安置不客辨生默默整行李就延慶  
占籍無難色辛巳論定蒙宥宥歸生惟默坐一室或  
時與一二同志遊談溪山間以消鬱懷不卽安坐誨  
二子餘無所事事歲己酉六月十七日忽得痰疾倏  
忽不救人有以是語予者予初曰悞也久徙其居而  
又奪之魄罰旣重矣天恐無是罰也必悞也旣又曰  
禍不單行見有諺矣人之遭際不幸者常多不幸也  
孰識天之意也是人也吳門之有志道義者也使不  
死卽不能大就猶足爲吳氏一宗一家道義之倡其

爲益不淺淺矣惜也天不厚吳生而使人得觀厥成  
以爲生慰也子長卽仁徵次仁宥繼仲弟大沆季仁  
端孫男義兆義甫祖鰲靖州寧曾祖 不仕其先出  
唐左臺御史少微公之後始遷石舌宋南渡有諱恬  
者再遷今居

德章姪孫傳

曾姪孫德章譜名嗣章行英十元詔旌金氏忠義門  
人旌翁諱符申申原以擒賊功不受封得旌申六世  
有諱楷者章父也從商長次二子俱繼商楷年長于

予質癡好與人戲而人朋誑之不覺章質茂而穎少  
時爲父母所鍾愛初入小學舉動異常兒誦授寫倣  
作對尤非常兒所及因責以士業章已得青衣寄學  
矣坐數奇率棄儒就商嘉靖戊戌父邸州商亾長兄  
芳自客處奔喪莫知所終章於時自奔父喪求兄喪  
不得招魂歸塋於是以父商自任而以士業寄四弟  
嗣忠忠後爲縣學諸生母又責以例行章又周全忠  
例行入南監隆慶辛未畢業召僕項進伴歸舟至楊  
子灣西北風迫舟南岸舟子艤棹北岸以待岸忽崩

撲舟子墮舟迫崩浪奔而出又迫江浪蕩而入舟壞  
舉家七人獨項進一人免章又持死者衣至崩處招  
魂而歸命次子佐繼嗣忠家事自是凌替而章亦既  
老矣於是坐理家政視田園而一切衆事皆屬章章  
性平直知大體平則人不忍欺直則人不敢欺而知  
大體則大體所當爲者章必倡衆以爲不爲人所阻  
撓予自告歸一切族間大事應行者一身任之然行  
衆事必門得一人而後事易集予每遇族事必呼章  
章知予不妄動呼則必來來則輒建鼓以倡故予之

晚年集事盡賴章爲贊襄今年章病予就章榻前慰之章勉起坐無別言惟曰復得伴翁行三五年不啻足矣不幸章命短幸翁終爲族人撐持之毋懈予曰予老矣無能爲也已須汝強力加餐以朋共此念其乃有濟章將墮淚予遂出旣出而聞章遂氣絕矣嗚呼痛哉嗚呼痛哉予今年九十四矣死而有知予與汝幾何離死而無知予與汝皆滅矣而又何長短多寡之足論哉章別予時似不能無後慮予曰章癡矣章年七十有七壽矣不必以予之荒年比脩短也章

子二長伯敏似有爲次伯佐繼嗣忠章有子矣童孫  
六師嚴師明師表師敬師震師和又有孫矣嗚呼章  
可死矣無恨也章可死矣無憾也章與予同事久矣  
故爲章傳而勉慰焉猶恨章之不能脫然於死生之  
際爲章累也

吳畏軒君傳

畏軒君名良玠字惟敬稍雲吳田人幼警敏嘗習士  
子業未就弱冠幹父蠱蚤作晦息勤力勞心追縱步  
武每懷靡及昂昂若千里逸足也父喜曰有兒如是

克家亢宗可知已家世殷富至君父益以節省且善  
權子母錢法歲累月增資產之富甲於東鄉然性重  
自愛事從姑息人瞰其然有負多不償故其卒也遺  
言有曰吾生平爲人所負券甚多此侵削之漸也長  
此安窮後之人當戶有能爲我收責於負家者乎非  
是何以佐經費雖然有不能如約者姑置勿問蓋窪  
而盈喻而張天道也取必於天其為償也多矣薛公  
市義而獨不聞之乎君曰唯唯於是承先意而善通  
之謂子母錢法多受制於人易以典即古所謂質也

什一而息之要以三年輕為息而遠為程不惟濟已  
且以濟人兩利之術莫善於此歲終而總會息之入  
不讓子母而無人制我之嫌又能善視諸負家以理  
喻之使償以父命寬之使不得不償故人人知君為  
人無敢復負君者資產視父益增而君一一籍之公  
帑不為私生平茹淡服蔬甘與人同苦樂禮貌謙抑  
若儒生辭氣輕婉若處女能任事亦好任事暇則涉  
獵典籍以資見聞事繼母孝御諸異母弟友愛弟有  
遺腹子保抱携持如已出族嘗建有宗祠未畢工君

主議折歲時會食以資繕費忘其口而念先人羊棗之思深矣立家規首設祭田及士人贍田俎豆衣冠足以長莊凡此皆績之足述者今年八月十四日以疾卒得年終四十有二嗟嗟形不動則氣鬱之人也神氣宣朗才情揮霍乃不及中壽何哉儻所謂晉有餘不盡之巧者耶未卒之先人謂君疾起於勞請息機於子家豈以予不病乎予病病乎顧予何以為君益退而察君意念每飯不忘鉅鹿下此所謂繫翼於樊身在樊而心膽在長林也如之何其可以息疾是

趣之躁耳果然君父新塋公與予爲兒女親子大綬  
承君志授士子業

瀛麓野史曰世人謂素封之家多嬌脆不任  
事蓋其俗靡然也事至則無所措手怖心匿  
影勢不得不借力於人以濟遂使人得而奇  
貨之鼓張禍福以探取其有如探諸囊至不  
保其家者比比而是以予觀於畏軒君則不  
然君生長膏粱其爲人乃若此然後知膏粱  
不足溺人人自溺膏粱耳雖其行事未必一

一 中道然處此情欲波蕩之中毅然有執不  
爲情欲所移則可謂之豪傑之士矣抑予聞  
之君新塘公側室金氏執孤操于新塘公存  
日若娶處然至死不易信爾則君之賢固有  
自云

栗齋先生文集卷七終